

▲岁月回眸

血汗钱 万万年

周后平

我家世代务农,传承下来的家训就六个字:血汗钱,万万年。简约质朴,满满的草根气和泥土味。家训的传承模式没有入书入刻,只是简单的言传身教。父亲给我家训的示范让我刻骨铭心,终身难忘。

父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村里推荐到县砖瓦厂当工人,成了村里令人眼热的吃“国家粮”的人。母亲在家带着我的3个姐姐和我,日子虽然清苦,但每个月的15日,父亲带回工资的这天,我家像过年一样快乐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父亲是把幸福撒满全家的人。

全家一直沐浴着父亲带来的幸福感,可全家人从未去过他的工作单位,对他的工作始终是个迷。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暑假,有幸随邻村父亲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父亲的厂子。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山去县城,也是第一次代表全家去看望父亲。父亲很高兴,特意倒了一个班,牵着我的手游了热闹繁华的县城,我第一次尝到肉包子、油条、苹果的美味。第二天清晨父亲要照常上班,出于好奇,我偷偷跟在父亲后面想知道上班是怎么一回事,回去好在伙伴们面前显摆显摆。

只见父亲来到工地上,穿戴好厚厚的深灰色工装,然后拖着一个专用平板车,来到工棚内,在轰鸣的机器前装上一车湿红砖坯,每车20板,每板10块,上下两层叠装,重约1200公斤,转身拉100余米,然后上一个大约30度、50米长的坡。为了省力,旁边安装了一台卷扬机循环带动的钢索。父亲熟练地将车上的挂钩钩在钢索上,

一边用力下压板车把杆,一边迈开大步快速爬坡。到得坡顶,迅速取下挂钩钩在把杆上,再拉80米左右到晒砖场,将砖坯整齐地码放在砖垛上曝晒,卸完后原途返回。如此往复几趟,只见父亲已是汗流夹背,气喘吁吁了。在所有工人中,父亲相对矮小,比别人拉起车来格外显得吃力。

父亲那豆大的汗珠、粗短的气息、疲惫的步履、弯弓的脊背,这些定格的画面第一次映入我眼帘时,我惊呆了,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原来父亲是贴着“国家工人”的标签,干的却是比农民还苦还累的活。老驴拉磨式的机械与循环就是父亲的工作常态,是父亲用汗水浸泡出的工资滋润了全家的生活,是父亲弯弓的脊背垫高了全家幸福的高度。这次县城之行,秒杀了我的优越感,从此,我在伙伴中不再显摆,不再神气,也不再淘气,开始收心,埋头读书。几番寒窗苦读,我终于收获了心仪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
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,父亲亦喜亦忧。喜的是我考上大学,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;忧的是时过境迁,随着母亲的患病去世和父亲的年迈退休,原本不殷实的家境已是家徒四壁,这笔不菲的学费将何以堪?过了两天,父亲很坦然地对我说:“儿子,莫靠天,莫靠地,只能靠自己,我们去打工挣学费。”原来这两天父亲联系了一个老伙计,为我们父子俩揽到了守仓库和装卸烟叶的活计。

装卸烟叶是个极苦的差事。每包烟叶打包好后均重60公斤,入库时要从大卡车上卸下,背着走50余米,码

在仓库的烟垛上,出库时一件一件再背下来装上车。这活只有农村里那些精壮劳力才敢揽的。我的加入,刚开始他们都担心我“拖后腿”,但听说我是来挣学费读大学的,就有些感动了。我从没做过这样的重体力活,但为了学费只好硬着头皮上。我当时把上衣一摔,肩上披一条麻布袋,站在车下扎个马步,一包烟叶快速落在肩上,感觉腰和腿一下子就往下沉,好久才把持住,迈开沉重的双腿慢慢往仓库里挪。几趟下来,整个人都快虚脱了。这样的高强度的负重前行,到每个人身上都不轻松,汗水像泉水般不断涌出,砸在地上。

装卸队员都是附近村民,中午都要回家吃饭并休息,中间有两个多小时,工地上就只剩下父亲和我。每到这个节点上,总有一台带拖挂的大卡车装着满满的一车烟叶开进来,并以高出装卸队的价格央求我卸车。尽管很累,但为了筹措学费,我咬牙应承了下来。父亲在车上推,我在车下背,十余吨的烟叶我父子俩就在这段休息时间背完。后来我才得知,这是善良的村民特意安排的,好让我积攒学费。

大学毕业后我分到机关工作,改写了祖辈靠拼血汗挣钱的历史。年迈的父亲也常来看我,每次回家时他总爱唠叨那句“血汗钱,万万年”的家训,末了还要补上一句“公家的钱,千万莫去贪便宜”。年轻时我嫌弃他的啰嗦,但父亲像要完成他的使命一样总是很执着地坚持。

随着生活和阅历的积累,再来品味家训时,父亲已然作古。双亲均已驾鹤西去,故乡已成了诗和远方。近些年来,随着自己慢慢变老,故乡的云常打湿我的思绪,忍不住常往老家走。不为别的,只想再回味家训的味道。虽不能再与父亲对饮,但每次经过父亲的坟茔时,总能感觉到他的唠叨:血汗钱,万万年!

(作者供职于邵阳市档案局)



山乡情韵

(彩墨山水画)

刘检清

六岭杂谈

乡村二题

李宏伟

麻雀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江南的乡村随处可见麻雀的影子。

童年生活里,每每放学路上,满眼都是一团团、一簇簇,成群结队、密密麻麻的小精灵。它们汇集在乡间小路,农田屋舍,掠食水稻,抑或飞到晒谷坪觅食。只只麻雀落地,蹦蹦跳跳,始终和人保持距离。待人走近,哄地腾起一片云,时而落地卷起一阵浪,时而从这丘水田飞向那块旱地,像大地的舞者,给乡村增添了无限生机,也给农人带来了无限烦恼。

麻雀太多,稻田旁边,旱土地里,晒谷场上,就多了一道风景——稻草人。这些稻草人歪歪斜斜立在各自的“岗位”,衣袂随风而舞。聪明的麻雀似乎很快就掌握了它们的“性情”,一番试探后,居然识破天机。稻草人黔驴技穷,只能眼睁睁看着麻雀四处“掠夺”。

“一只麻雀,抵二两人参。”遇上青黄不接的秋冬时节,麻雀一度成为农家餐桌上的佳肴美味。秋冬交替,红薯藤陆续被乡民收割,束缚成一小捆,一字排开晾晒,风干后储备为牲口过冬的口粮。这些地方,也成了麻雀们光顾的天堂。北风呼啸的夜晚,二叔带上手电筒,蹑手蹑脚摸到风干的红薯藤蔓里,拧开手电一照,依稀可见闭目养神的麻雀。这些白天反应敏捷的麻雀,此时成了我们的“瓮中之鳖”。下雪天,老屋里也成了我们捕捉麻雀的场地。在阴暗的老屋后门口撒上一层米粒,人躲在门后,待麻雀接二连三进屋觅食,人呼地一下窜出去,迅速把门闭上。麻雀们慌乱间上下逃窜,几经折腾,浑身发软。我们燃起煤油灯,然后用小渔网网住它们。

由于大规模捕杀,一段时间,麻雀踪影难觅。近些年,生态得到保护,熟悉而又陌生的小精灵,又重回乡间城镇。麻雀的是非功过,只能任后人评说。

乡桥

乡桥本无名。桥上的人来了又去,去了又回,日子久了,便唤它“乡桥”。桥头零乱堆积着刻有

“将军箭”字样的石碑,歪歪斜斜地记录着桥的年轮。

开春的时候,浑黄的河水从上游山谷直泻而下,乡桥在风雨中岿然不动。夏夜,月光徐徐升起,“双抢”一天后的乡民融入清凉的河水里,享受着凉爽惬意。到了秋季枯水季节,河水刚盖脚背,各种鱼儿在桥的石墩下筑窝。石斑鱼,黄鸭叫,还有一种背上带锯齿的沙泥鳅,都汇聚在桥墩下的水域嬉戏。冬天的乡桥并不萧条,穿梭两岸的行人忙着办理年货,花花绿绿的人影点缀着桥面,形成一道独特移动的风景。

乡桥伴我走过美丽的童年。一散学,小伙伴们牵着自家的牛羊,不约而同来到乡桥附近的河滩草坪。大伙聚集桥上桥下玩游戏,欢声笑语响彻村野。

村上有人故去,都要在桥头摆放一张桌子,举行祭祀。不管男女老幼,也不管钱多官大,路过这里,都要停下来。每逢七月半鬼节,接送老客,迎来送往,这里成了必经之道。

三岁那年的正午,哥带我去乡桥下面的河道抓鱼。在桥上玩耍的我一个跟斗栽下来,幸好有邻村老人路过,拉起我放到桥上,我居然安然无恙。父母忙乎寻找那位救人不留名的恩人,想去感谢,却再也没有联系上。父亲只有带我去感谢乡桥了。他带着三牲祭品,牵着我来到桥头,让我拜桥老爷做干爹。从此,我多了一个外号——“桥伢子”。

桥头住着一名孤寡老人,叫国庆,我们唤他“国叔”。国叔话不多,每天赶场回家路过的行人,都要在他的小屋里小憩一会。门槛旁边的大瓷壶里,备有可口的凉茶。倒一杯下肚,通体舒爽。我的小学李老师,每天清晨伫立桥头,翘首遥望桥那边大山深处上学的学生,迎接他们过桥上学;下午,又领着他们过桥回家,一晃就是一辈子。

多年后,乡桥附近又新建了一座水泥桥。除了汽车摩托车外,乡民们还是习惯走这座乡桥。

(李宏伟,1974年6月出生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,现供职于邵东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)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
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幼吾幼以及人之幼

